

随笔

天津麻花

王祥夫

那年在日本札幌,于华人开的小吃店里看到油条,虽然又细又小乏善可陈,但已经足够令人惊喜。

小时候家人常常会从外边端豆浆油条回来当早点,吃剩下的油条塞点肉馅儿或熏豆腐干儿、豆腐皮、猪油渣什么的放锅里随便炸炸,味道比春卷有意思。还有就是麻花儿,好像在北方,到处都有得麻花儿卖。好像是,人们很少用麻花儿当早点或正点,什么时候吃,什么季节吃,概念十分模糊。在我们那里,闺女生下小孩儿,姥姥要送麻花儿给外孙,且有一说,是给外孙安胳膊腿儿,但这胳膊和腿后来可都是吃到了大人的肚子里。

那一年,学校让我们去食堂参加劳动,第二天学校要开运动会,食堂要提前炸大量麻花儿。搓麻花儿不难,只要把手里的那根儿面较上劲就行。面剂子是事先揪好的,每根大小一样,差不多都是一拃一握,都刷了油饧在那里,炸麻花儿的剂子要饧到才会筋道。搓麻花要先把剂子搓成一股绳,在案板上一手向前一手往后使劲,然后把这股面提起来两头对齐一合,那根儿面会自己打着扭扭在一起,然后再折成麻花下油锅炸。

麻花吃得就是那一口油香。炸麻花儿要用麻油,麻油分两种,一种是芝麻油,一种是胡麻油,两者都香,炸出来的麻花儿颜色亦好,红彤彤的。有极小的那种蜜麻花,颜色黄白,外边裹了蜜,我以为为不好吃,且沾手。饭店还有一种烩麻花,也是小麻花,和菜烩在一起,既是主食又可以是一道菜,也不怎么好吃,而且让人莫名其妙。我以为麻花就是要吃那一口酥香,好麻花,底油好,再加上炸得火候也好,一碰即碎。我常想,饮食文化大有说不清的地方就是食品的名称,比如“稍卖”,比如“春卷”,比如“锅盔”,你就是没法知道它们为什么这么叫。“麻花儿”这个词儿,我以为是“会意”,是“状物”,是这么个意思,麻花儿可不就是扭在一起的麻花儿。我从小吃的麻花都大不过一大拃,吃的时候下边要接个盘,要不麻花儿会掉得到处都是。第一次看到父亲从天津带回来那么老大的麻花,我和哥哥们几乎要尖叫起来,那么老大,那么老粗,上边还有冰糖在闪闪烁烁,真让人往死里高兴。

汪曾祺先生说他在西南联大时的一个同学,整天都泡在茶馆里,连洗漱用具都放在茶馆里,在茶馆里看书,在茶馆里歇息,从早到晚,一待一整天。喝茶是要吃些茶食的,瓜籽、花生蘸、或小点心,牙口好还可以吃牛皮糖。但我以为,如七八个人上茶馆消磨半天,不妨就来一枚大个儿的天津麻花,谁想吃就掰那么一小块儿,想吃再掰,挺好。都说茶点是细点,有大麻花横陈在那里,我想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。当然那得要许多人去吃,没见过一个人一次能吃下一个天津大麻花儿的。《金瓶梅》里有句数落人的话,忘了是谁说的了,说:“你还怕他把你放锅里煮了,再说也没那么大的长锅!”世上有长锅吗?锅长了那还叫锅吗?这话挺好玩儿,有一点点幽默在里边。

每有人去天津,或我自己去,我总会找最大个儿的“十八街麻花”。我还会问人家:“有没有再大个儿的?还有没有再大个儿的?”有一次一个服务员对我说有一年餐饮界比武,有人做出一米多长的“麻花儿王”!我当时想,那么长的麻花儿可怎么做?怎么搓那股面?一个人可能不行吧?麻花当然离不开炸,那口锅该有多大,是长锅吗?直到现在,我都不知道天津大麻花最大个儿的有多大。我下午喝茶读书的时候喜欢吃点什么,但一般不怎么吃麻花儿,但有时候会突然想到麻花儿,也很想查一下书,想知道麻花儿的来历,但不知从何查起。我以为,在民间,麻花儿起码是比较高级那么一点儿的食物,再有,很少有人在家里炸麻花儿,一旦想吃,就得去炸麻花儿的地方买。

我家门口就有一家麻花店,生意很好,常见老太太们买那么十个八个,小心翼翼地提着,也许是去给她们的外孙安胳膊和腿儿。我倒愿她们去买天津的大麻花儿,那她们的外孙该长多大个儿!

快过年了,想妈妈。

多年前,单位一个女孩儿在年三十那天下班后迟迟不回家,她怕过年,因为没妈了。我那时还有妈,过年时的家,红火喜庆中弥漫着暖暖的亲情。妈妈说:你们好,我就好;我好,家就在。

和很多人家一样,有妈的日子,柴米油盐,平淡如常,只是,睡熟了,会有人为你掖被角;天凉了,会听到一声叮咛;出门在外,会有人为你放心不下;还有你的生日,谁都不记得,只有她不会忘。和很多妈妈一样,我的妈妈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,经历了那一辈人共同的苦乐悲欣。她也有过花容月貌,留有一张妈妈穿旗袍的旧照,妈妈说:“我以前穿的旗袍,领子是带花边儿的。”然后无限留恋地说:“中国的旗袍——多美呀!”喜欢听妈妈年迈时唱她少女时的歌:“冬夜里吹来一阵春风/心底死水起了波动/虽然那温暖片刻无踪/谁能忘却了失去的梦”。听着听着,就像寒夜里看到一盏橙黄的灯,心里一阵滚烫。

每个妈妈的故事几乎都是琐碎的。

幼时,寄养在中关村亲戚家。妈妈想儿,要从王府井单位骑自行车到中关村,然后再骑回东四的家。妈妈挣得不多,可每次来都给我带一小袋动物饼干,那些“小兔子”“小山羊”“小老虎”成了我的玩伴儿和口中福。我那时想妈妈,其实是想动物饼干。

爸爸说:你妈妈有个好心眼儿,从不跟人计较,抱怨,一辈子没有一个冤家。说起来,妈妈嫁给爸爸时,爸爸已经落难,之后历次运动一次次挨整。至今还记得妈妈一个人扛着笨重的家具爬上五楼的情景。爸爸晚年叹息道:“你妈妈年轻时挺漂亮,爱唱歌、会唱戏,也有人追求她,可她同情我,跟着我没过几天好日子,想想这一辈子对不起你妈妈……”妈妈病了,我陪伴她,半夜醒来,妈妈还没睡,说我打呼噜,“那您怎么不推醒我?”妈妈轻声说:“儿子睡着了,我高兴。”

有段时间,我身体消瘦。一天,病中的妈妈买了两斤五花肉,说给儿子做“虎皮肉”。她将肉切成大块儿,放入冷水,加葱、姜、花椒煮半熟,再过油焯一遍放入凉水中,肉皮起褶,一道一道的真像虎皮。这还没完,热油、葱、姜、肉再焯一遍,最后,倒入老汤,文火慢炖。那天,妈妈一直忙到深夜。没妈了,想有妈的日子,这些琐碎家常小事,桩桩件件都能咂摸出人间真味!

常听一首古老的美国歌曲《梦见家和母亲》(后来李叔同重新填词《送别》),这歌唱出了古往今来人对妈妈的思念。作家凌叔华弥留之际回到史家胡同的家,



她低声说道:“妈妈等我回家吃饭。”还听军旅作家蒯柳杞伯伯讲他最后一次看望年迈的老首长杨成武时,这位戎马一生的战将突然失声说:“想妈妈!”

妈妈在的日子,我画过一些妈妈的速写。她说:“以后想妈妈了,就看画吧。”有一幅是在奥森公园银杏林里,病中的妈妈看着周围玩耍的幼童,高兴地唱起她小时候的一首歌儿:“人皆有父,翳我独无? 人皆有母,翳我独无? 白云悠悠,江水东流。小鸟归去已无巢,心欲归去已无舟……”妈妈哼唱这首歌时,我从她看着那些顽童欢喜的眼神里,读出她内心的悲伤——41年前那个浩劫年月的严冬,妈妈的长子在生产建设兵团无辜惨死;41年,它一直埋藏在妈妈内心最深处……直到临终时,我听见她轻轻唤起儿子的乳名……妈妈走了,别离有哀伤,也留下无限想念。

是的,人间值得留恋,因为妈妈的爱意还在,它让我们在“有妈的日子”尽享生的美丽与欢畅……

晚云烘日,清风明月,优游其中,悠然自得。出发岂是为着抵达,睡过一个夏天,天高云淡,秋光耀眼,又是新学年,无端生出莫名愁绪,为未来的出路,为以后的生计。

世间万物,相互瓜葛,智者会在头脑中建立起彼此间的联系。一桩闲事,入目成诗,灵感来了,什么都挡不住,如意如意,随我心意,静处观物动,闲里看人忙,所谓幸福,就是做自己喜爱之事。自命不凡,却无足轻重,嘴上虽说放弃,心底还是憋着一口气,“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看着它终于成笑谈”。

西北山高水长,男儿焉老故乡,心行者是梦想;曾经执剑少年,此刻混迹市井,足行者为现实。现实冷漠,生活所迫,该就业时,如鸟雀成熟,独自觅食去吧,远方有召唤,如空山鸟语,时隐时现。然既无出世的能耐,也无人世的精明,没能活在别人的期待里,难为情地站在父母身后,将来分明要继承这份祖业,而此正是自己曾经的瞧不起。一旦认定某事,想法变得片面,上一次开心,已是许久之前。喝上一壶酒,取暖不靠抖,且能在精神无助时,提供

一些心理上的慰藉,也由此学会了如何与负面情绪相处。本事不够脾气凑,所有突如其来的脾气,皆积攒已久的委屈。虽失望,未绝望,没有奇迹,全靠努力,看清自己,首在看轻自己,否则在别人的评价里,无以脱身。一份自知,绕来绕去,经历后方知,无奈已是一地的鸡毛蒜皮。

往时往事,何堪回首,当年风华正茂,相约出游,互赠芍药。如今怦然心动,以为是爱情,实则心律不齐。上言长相思,下言久别离,有些别离,一生从此不见。相见真如不见,有情何似无情,已将对他人的期许,降至最低。余生何所待? 骊歌一曲,地久天长,断舍离不相往来,是多少人最后不约而同的默契。

少年止于何时? 趋于成熟时刻,非瞬间结束,逐渐消失者也。意识到时,已然有了茫然远观的距离,光源熄灭,山花凋谢,这本仓促之书,让人一读再读。给人希望,不给人以方向,在妥协与坚持的两难中,言不由衷,表里不一。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,一杯无事茶,心中真无事。

心语

曾经少年

介子平

纪实

试验基地大都地处偏远,鸿雁难达,即便偶然有一封信,地址也是某某信箱或是同样用阿拉伯数字做代号的某某部队,根本看不出发信地址。妻子儿女只能盼星星盼月亮一般地盼望亲人早日归来。

钱永刚就回忆说,那时,父亲经常出差。到哪里去,去多长时间,不仅不告诉我,连妈妈也不知道,有时一个多月都找不到人。父亲回家时,又常常穿着厚厚的皮大衣、大皮靴,活像画里里的因纽特人。那时,他只知道,父亲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,具体在做什么,就连妈妈也不清楚。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,就连博闻强记的邓颖超也常常把钱学森和钱三强弄混。经人提醒后,邓

颖超才哈哈大笑说:“都怪恩来,从来不告诉我你们具体是干什么的,我才会弄混……”

男主人经常出差,女主人往往也是单位里“挑大梁”的人物,那就必须找一位能干的保姆,因为这个家就要掣给这位“守土有责”的保姆了。可找保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。钱学森为找保姆的事,就很头疼了一阵子。郭永怀和钱学森是师兄弟,也是好朋友。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又是中关村的“大主管”——“西郊办公室副主任”。她四处寻访,总算找到了一位忠实可靠的人选,不过在向钱学森介绍情况的时候,李佩还是歉疚地说:“这个人什么都好,就是不识字,恐怕会带来很多不便。”不想钱学森一听,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6

边东子 著

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连连说:“不识字好!不识字好!”

李佩先是一愣,很快又省悟过来,可不是,不识字就看不懂钱学森的文件、信件以及一切有字的东西。虽然那时有严格的保密规定,绝密文件不准带回家,可是因为钱学森的工作性质和他担任的职务,家里不可能一点儿机密的东西都没有。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6

张卫平 著

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黑峪口很快就到了,冷娃跳下船把船固定住,然后把踏板扔到岸上,船上的乘客一个一个个上了岸。远处的贺小莲挎着篮子走来,四眼紧跟在后面。

贺小莲看到了这边的贺麻子和冷娃,高兴地叫起来:爹,冷娃哥!

四眼也认出了主人,嗖地一下射过来。

贺麻子坐在船尾,笑眯眯地看着小莲,然后抽出腰间的烟锅头,点上火美美地吸了一口,紧了一上午还没顾上抽袋烟。

冷娃看见小莲难得地露出笑脸。小莲上了船把篮子摘下来,给爹爹和冷娃盛饭。冷娃从船舱里摸出几条小鱼;四眼——四眼在岸上哼哼着想上船。冷娃把小鱼扔在船头上。四眼便纵身一跃跳上船头,用爪子按住小鱼很香甜地享用起来。

冷娃和小莲并排坐在船帮上,边吃玉米面饼子边说话。

小莲看着狼吞虎咽的冷娃:哥,好吃吗?

冷娃点点头,嘴里的饼子转眼就没了。

小莲又给冷娃递过一张。

冷娃又是三口下肚。

小莲就说:哥,你也慢点吃。

冷娃就把吃饼子的速度慢下来。

小莲吃一口饼子看住冷娃:哥,你看。

冷娃就扭过脸看住小莲,小莲笑嘻嘻的,冷娃没看出小莲有什么变化。

小莲就问:哥,没看出来?

冷娃真的没看出小莲头上有什么变化,便傻乎乎地摇摇头。

小莲不高兴地扭过脸去:不理你了。

小莲把辫子盘起来了,这么明显的变化,这个呆子竟然没看见!真是呆子!呆子!

冷娃看见小莲生气了,也像做了错事似地把脸埋在饭碗里,扒拉着碗里炖熟的山药、萝卜。

小说